

任性這兩個字

從小，就是任性，就是不聽話。家中掛着一幅劉海粟的「六牛圖」，兩隻大牛，帶着四隻小的。爸爸向我說：「那兩隻老牛是我和你們的媽媽，帶着的四隻小的之中，那隻看不到頭，只見屁股的，就是你了。」

現在想起，家父語氣中帶着擔憂，心中約略地想着，這孩子那麼不合群，以後的命運不知何去何從。

感謝老天爺，我也一生得以周圍的人照顧，活至今，垂垂老矣，也無風無浪，這應該是拜賜的雙親，一直對別人好，得到的好報。

喜歡電影，有一部叫《紅粉忠魂未了情 From Here To Eternity》，國內譯名《亂世忠魂》，男女主角在海灘上接吻的戲早已忘記，記得的是配角法蘭辛那特不聽命令被關牢裏，被滿臉橫肉的獄長 Ernest Borgnine 提起警棍打的戲，如果我被抓去當兵，又不聽話，那麼一定會被這種人物打死。好在到了當兵年紀，我被邵逸夫先生的哥哥邵仁枚先生托政府的關係，把我保了出來，不然一定沒命。

讀了多間學校，也從不聽話，也好在我母親是校長，和每一間學校的校長都熟悉，才一間換一間地讀下去，但始終也沒畢業過。

任性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，只是不服。不服的是為什麼數學不及格就不能升班？我就是偏偏不喜歡這一門東西，學些幾何代數來幹什麼？那時候我已知道有一天一定發明一個工具，一算就能計出，後來果然有了計算尺，也證實我沒錯。

我的文科樣樣有優秀的成績，英文更是一流，但也阻止了升級。不喜歡數學還有一個理由，那是教數學的是一個胖胖的八婆，面孔討厭，語言枯燥，這種人怎麼當得了老師？

討厭了數學，相關的理科也都完全不喜歡。生物學中，把一隻青蛙活生生地割了，用圖畫釘把皮拉開，也極不以為然，就逃學去看電影。但要交的作業中，老師命令學生把變形蟲細胞繪成畫，就沒有一個同學比得上我，我的作品精緻仔細，又有立體感，



插圖：MEILO SO

可以拿去掛在壁上。

解剖學的老師又是一個肥胖的八婆（這也許是影響我長大了對肥胖女人沒有好感的原因之一），她諸多留難我們，又留堂又罰站，又打藤，已到不能容忍的地步，是時候反抗了。

我領導幾個調皮搗蛋的同學，把一隻要製成標本的死狗的肚皮割開，再到食堂去炒了一碟意粉，下大量的番茄醬，弄到鮮紅，用塑膠袋裝起來，塞入狗的肚中。

上課時，我們將狗搬到教室，等那八婆來到，忽然衝前，掰開肚皮，雙手插入塑膠袋，取出意粉，在老師面前血淋淋的大吞特吞，嚇得那八婆差點昏倒，尖叫着跑去拉校長來看，那時我們已把意粉弄得乾乾淨淨，一點痕跡也沒有。

校長找不到證據，我們又瞪大了眼作無辜表情（有點可愛），更礙着和我家母的友情，就把我放了。之後那八婆有沒有神經衰弱，倒是不必理會。

任性的性格，影響了我一生，喜歡的事可以令我不休不眠。接觸書法時，我的宣紙是一刀刀地買，一刀刀地練字。所謂一刀，就是一百張宣紙。來收垃圾的人，有的也欣賞，就拿去燙平收藏起來。

任性地創作，也任性地喝酒，年輕嘛，喝多少都不醉，我的酒是一箱箱地買，一箱二十四瓶，我的日本清酒，一瓶一點八公升，一瓶瓶地灌。來收瓶子的工人，不停地問：你不是每晚開派對？

任性，就是不聽話；任性，就是不合群；任性，就是跳出框框去思考。

我到現在還在任性地活着，最近的越南河粉店，開始賣和牛，一般的因為和牛價貴，只放三四片，我不管，吩咐店裏的人，一於就把和牛鋪滿湯面，顧客一看到，「哇」的一聲叫出來，我求的也就是這「哇」的一聲，結果雖價貴，也有很多客人點了。

任性讓我把我賣的蛋卷下了葱，下了蒜。為什麼傳統的甜蛋卷不能有鹹的呢？這麼多人喜歡吃葱，喜歡吃蒜，為什麼不能大量地加呢？結果我的商品之中，葱蒜味的又甜又鹹的蛋卷賣得最好。

一向喜歡吃的蔥油餅，店裏賣的，葱一定很少。這麼便宜的食材，為什麼要節省呢？客人愛吃什麼，就應該給他們吃個過癮，如果我開一家蔥油餅專賣店，一定會下大量的葱，包得胖胖，像個嬰兒。

最近常與年輕人對話，我是叫他們跳出框框去想，別按照常規。常規是一生最悶的事，做多了，連人也沉悶起來。

任性而活，是人生最過癮的事，不過千萬要記住的事，是別老是想而不去做。

做了，才對得起任性這兩個字。